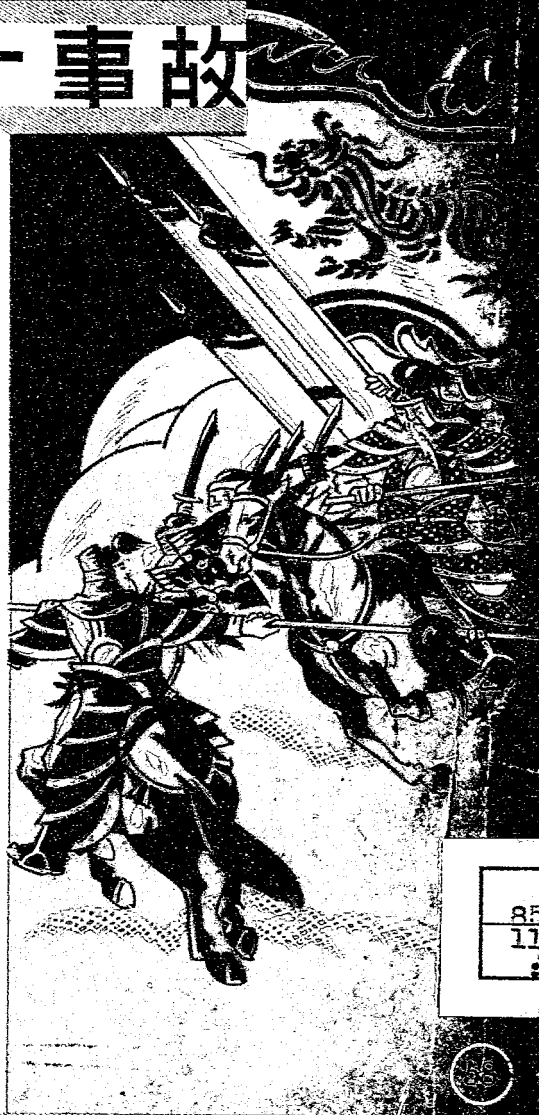


種百一事故

花和尚拳打鎮關西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
857.61
119.3
38



3 0528 0851 0



拳打鎮關西

却說宋朝時候華陰縣史家村有個史進，從小不務農業，只愛刺槍使棒。因為被人誣告他和少華山上強人勾結，只得燒了

莊子，上延安府去投他的師父王進。一路

曉行夜宿，獨自行了半月之上，來到渭州。

『這裏也有一個經略府，莫非師父王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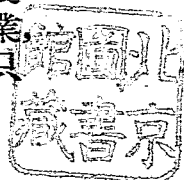
頭在這裏？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，依然有

六街三市。只見一個小小茶坊，正在路口。

史進便入茶坊裏來，揀一副坐位坐了。

茶博士問道：『客官，喫甚茶？』史進道：『喫個泡茶。』茶博

拳打鎮關西



808389

士點個泡茶，放在史進面前。史進問道：「這裏經略府在何處？」博士道：「只在前面便是。」史進道：「借問經略府內，有個東京的教頭王進麼？」茶博士道：「這府裏教頭極多，有三四個姓王的，不知那個是王進。」

史進未了，只見一個大漢，大踏步竟進入茶坊裏來。史進看他時，是個軍官模樣：頭裏芝蔴羅萬字頂頭巾，腦後兩個太原府紐絲金環，上穿一領鸚鵡綠紵絲戰袍，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，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，生得面圓，耳大，鼻直，口方，頤邊一部貉獠鬚，身長八尺，腰闊十圍。那人入到茶房裏面坐下。茶博士道：「客官要尋王教頭，只問這位提轄，便都認得。」史進忙起身施禮道：「客官請坐喫茶。」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，像條好

漢，便來與他施禮。

兩個坐下，史進道：『小人大膽，敢問官人尊姓大名？』那人道：『俺是經略府提轄，姓魯，名達。敢問阿哥，你姓甚麼？』史進道：『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，姓史，名進。請問官人，小人有個師父，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，姓王，名進，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無？』魯提轄道：『阿哥，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？』史進拜道：『小人便是。』魯提轄連忙還禮，說道：『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如聞名。你要尋王教頭，莫不是在東京惱了高太尉的，王進？』史進道：『正是那人。』魯達道：『俺也聞他名字，那個阿哥，不在這裏。俺聽得說，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。俺這渭州，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；那人不在這裏。你既是史大郎時，多

聞你的好名字，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。」

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，便出茶坊來。魯達回頭道：「茶錢俺



鎗棒賣藥的。史進見了，却認得他。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，叫

自還你。」茶博士應道：「提轄但喫不妨，只顧去。」兩個挽了胳膊，出得茶坊來。上街行得三五十步，只見一簇衆人，圍住在那裏看。史進道：「兄長，我們看一看。」分開人衆看時，中間裏一個人，仗着十來條桿棒，地上攤着十數個膏藥，一盤子盛着，插把紙標兒在上面，却原來是江湖上使

做打虎將李忠。

史進就人叢中叫道：「師父，多時不見。」李忠道：「賢弟如何到這裏？」魯提轄道：「既是史大郎的師父，也和俺去吃三杯。」李忠道：「待小子賣了膏藥，討了回錢，一同和提轄去。」魯達道：「誰奈煩等你去，便同去！」李忠道：「小人的衣服，無計奈何。提轄先行，小人便尋將來。」賢弟，你和提轄先行一步。」魯達焦躁，把那看的人，一推一交。衆人見是魯提轄，一闕都走了。李忠見魯達兇猛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陪笑道：「好急性的人！」

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，寄頓了鎗棒，三個人轉灣抹角，來到州橋之下，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。門前挑出望竿，掛着酒旗，漾在空中飄蕩。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，揀個齊楚閣兒裏坐下。提轄坐

了主位，李忠對席，史進下首坐了。酒保唱了諾，認得是魯提轄，便道：『提轄官人打多少酒？』魯達道：『先打四角酒來。』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，又問道：『官人吃甚下飯？』魯達道：『問甚麼！但有，只顧賣來；一發算錢還你。這廝只顧來聒噪！』酒保下去，隨卽燙酒上來；但是下口肉食，只顧將來擺一桌子。

三個酒至數杯。正說些閒話，較量些鎗法，說得入港，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魯達焦躁，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。酒保聽得，慌忙上來看時，見魯提轄氣憤憤地。酒保拱手道：『官人要甚東西？吩咐賣來。』魯達道：『俺要甚麼！你也須認得俺！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，攪俺兄弟們吃酒？俺須不會少了你酒錢！』酒保道：『官人息怒。小人怎敢教人啼哭，

打攪官人吃酒？這個哭的，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女兩人，不知官人們在此吃酒，一時間自苦了啼哭。』魯提轄道：『可是作怪！你與我喚得他來！』

酒保去叫。不多時，只見兩個到來：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，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，手裏拿串拍板，都來到面前。看那婦人，雖無十分的容貌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。拭着淚眼，向前來，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。那老兒也都相見了。

魯達問道：『你兩個是那裏人家？爲甚啼哭？』那婦人便道：『官人不知，容奴告稟：奴家是東京人氏，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。母親在客店裏，染病身故。父女二人，流落在此生受。此間有個財主，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。因見奴家，便



來還他？沒計奈何，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，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，每日但得些錢來，將大半還他，留些少父女們盤纏。這兩日酒客稀少，達了他錢限，怕他來討時，受他羞恥。父女們想起這

使強媒硬保，要奴作妾。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，虛錢實契，要了奴家身體。未及三個月，他家大娘子好生厲害，將奴趕打出來，不容完聚。着落店主人家，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。父親懦弱，和他爭執不得，他又有錢有勢。當初不會得他一文，如今那討錢

苦楚來，無處告訴，因此啼哭。不想誤觸犯了官人，望乞恕罪，高擡貴手！」

魯提轄又問道：「你姓甚麼？在那個客店裏面？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，在那裏住？」老兒答道：「老漢姓金，排行第二。孩兒小字翠蓮。鄭大官人，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，綽號鎮關西。老漢父女兩個，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。」

魯達聽了道：「呸！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，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！這個腌臢潑才！投着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，却原來這等欺負人！」回頭看着李忠，史進，道：「你兩個且在這裏。等俺去打死了那廝便來！」史進，李忠，拖住勸道：「哥哥息怒，明日却理會。」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。

魯達又道：『老兒，你來。俺與你些盤纏，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？』父女兩個告道：『若是能穀回鄉去時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長爺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』鄭大官人必着落他要錢。魯提轄道：『這個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』便去身邊摸出五兩銀子來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史進道：『俺今日不會多帶得些出來。你有銀子借些與俺，俺明日便送還你。』史進道：『值甚麼。要哥哥還。』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，放在桌上。魯達看着李忠道：『你也借些出來與俺。』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。魯提轄看了見少，便道：『也是個不爽利的人。』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，吩咐道：『你父女兩個將去做盤纏，一面收拾行李。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，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。』金老並女兒

拜謝去了。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。

三人再吃了兩角酒，下來叫道：『主人家，酒錢俺明日送來還你。』主人家連聲應道：『提轄只顧自去，但吃不妨，只怕提轄不來賒。』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，到街上分手。史進、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。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，到房裏，晚飯也不吃，氣憤憤地睡了。主人家又不敢問他。

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，回到店中，安頓了女兒，先去城外遠處，覓下一輛車兒；回來收拾了行李，還了房宿錢，算清了柴米錢，只等來日天明，當夜無事。

次早五更起來，父女兩個，先打火做飯吃罷，收拾了，天色微明，只見魯提轄大脚步走入店裏來，高聲叫道：『店小二，那裏是

金老歇處？小二道：『金公，魯提轄在此尋你。』金老開了房門道：『提轄官人，裏面請坐。』魯達道：『坐甚麼？你去便去，等甚麼？』



金老引了女兒，挑了擔兒，作謝提轄，便待出門。店小二攔住道：『金公那裏去？』魯達問道：『他少你房錢？』小二道：『小人房錢，昨夜都算還了；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，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。』魯提轄道：『鄭屠的錢，洒家自還他。你放這老兒還鄉去！』那店小二那裏肯

放。魯達大怒，撻開五指，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；再復一掌，打落兩個當門牙齒。小二爬將起來，一道烟跑向店裏去躲了。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。金老父女兩個，忙忙離了店中，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。

且說魯達尋思：恐怕店小二趕去攔住他，且向店裏掇條凳子，坐了兩個時辰，約莫金公去得遠了，方纔起身，逕到狀元橋來。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，兩副肉案，懸掛着三五片豬肉。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，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。魯達走到門前，叫聲『鄭屠！』鄭屠看時，見是魯提轄，慌忙出櫃身來唱諾道：『提轄恕罪。』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，『提轄請坐。』魯達坐下道：『奉着經略相公鈞旨：要十斤精肉，切成肉絲，不要半點肥的。』

鄭屠道：「使得，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。」魯提轄道：「不要那等腌臢廝們動手，你自與我切。」鄭屠道：「說得是，小人自切便了。」自去肉案上，揀了十斤精肉切着。

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，正來鄭屠家，報說金老之事，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，不敢攏來，只得遠遠的立住，在房簷下望。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，用荷葉包了道：「提轄，教人送去？」魯達道：「送甚麼？再要十斤，都是肥的，也切成肉絲，不要見些精的。」鄭屠道：「却纔精的，怕府裏要裏餛飩，肥的何用？」魯達睜着眼道：「相公鈞旨吩咐俺的，誰敢問他？」鄭屠道：「是合用的東西，小人切便了。」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，也細細的切好，把荷葉包了。整弄了一早晨，却得飯罷時候。那店小二那裏

敢過來，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，也不敢攏來。鄭屠道：『着人與提轄拿了，送將府裏去？』魯達道：『再要十斤寸金輦骨，也要細細地剝好，不要見些肉在上面。』鄭屠笑道：『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！』魯達聽得，跳起身來，拿着那兩包肉在手，睜着眼看着鄭屠道：『俺家特地要消遣你！』把兩包肉絲，劈面打將去，却似下一陣的肉雨。

鄭屠大怒，兩條忿氣，從脚底下直衝到頂門；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，焰騰騰的按來不住，從肉案上，搶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將下來。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。衆鄰舍並十來個火家，那個敢向前慰勸；兩邊過路的人，都立住了脚；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。



鄭屠右手拿刀，左手便來要揪魯達。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，趕將入去，望小腹上只一脚，騰地踢倒在當街上。魯達再入

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着那醋鉢兒大小拳頭，看着這鄭屠道：「俺始投老種經略相公，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，也不枉了叫做「鎮關西」；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，狗一般的人，也叫做「鎮關西」！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？」撲的只一拳，正打在鼻子上。打得鮮血迸流，鼻子歪在半邊，却便似開了個油醬鋪，鹹的，酸的，辣的，一發都滾出來。

鄭屠掙不起來；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，口裏只叫『打得好！』魯達罵道：『還敢應口！』提起拳頭來，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，打得眼稜縫裂，烏珠迸出，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的，紅的，黑的，紫的，都綻將出來。

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，誰敢向前來勸。鄭屠當不過，討饒。魯達喝道：『咄！你是個破落戶！若只和俺硬到底，俺便饒了你！你如今對俺討饒，俺偏不饒你！』又只一拳，太陽上正着，却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，磬兒，鉦兒，鐃兒，一齊響。

魯達看時，只見鄭屠挺在地上，口裏只有出的氣，沒了入的氣，動彈不得。魯提轄假意道：『你這廝詐死，俺再加打！』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，魯達尋思道：『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，不想三

拳真個打死了他。免不了吃官司，又沒人送飯，不如及早撒開。『拔步便走。回頭指着鄭屠屍道：「你詐死！俺和你慢慢理會！」』一頭罵，一頭大踏步去。街坊鄰舍並鄭屠的火家，誰敢向前來攔他。

魯提轄回到下處，急急捲了些衣服纏盤，細軟銀兩；但是舊衣粗重，都棄了；提了一條齊眉短棒，奔出南門，一道烟走了。



7.67
9.3
58